

傳

襄公三十二年
 昭公元年
 未完
 三十二年終



二十二年去王正月林之子使董遂來聘之通嗣君也

注鄭教即位

穆叔向王之子之為政何如

世王之子國古今月

釋文作向王子國之為政云一本云國字服虔王

與之俱云王子林之令月王子圍也且古本皆云國字

對曰吾儕小人食食而斂子程懼不給命而不免

於床焉與政國向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林之令

月將有子子為將焉與焉

注子為董遂四解

助之惡其情矣

注子園素貴鄰教微弱該侯皆知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子產相鄰伯以如晉叔向鄰國之師馬對曰吾不見与否在此歲也

注駟氏子哲也長氏伯有也

案成定公吳語曰吳晉爭長未成注云成定公未知所成言以爭未定

若有一所成吾乃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悖

注悖很也

子哲非在人上且莫能相下也謂其和也穆相積惡也惡至冬日矣

注為此年秋子良曾出奔伯

唐卷子本作雖以其和也

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良與人之城祀也

注與衆也城祀在社年

釋衆也長氏子馬射也

申

宋傳書其年

宋孝二月作二月杜氏長麻為襄公三十年二月辛丑
小。二月癸卯二十二年。合于承等道之歲。其歲三十
五。其歲三十二年。七十四歲。其歲三十一日甲子朔。韓人稱正
月甲子朔也。以夏正數。故師曠於此年曰七十三和。然
四起又十一年二月甲子朔。其歲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日癸未。七十二年。積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其間有二
七。閏。率三十二日有奇。則一年積百八十二日。今計至襄二
十七年十一月乙亥。凡有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日。均得
曰百八十四也。是乙亥朔之後。至乙亥三十二年二月癸
未。其間六百九十八日。而有九千九百八十八日。長五十八

而百八十四。漢于此也。雖不知吾秋時所奉統。今則用
此驗。宋國。從三十。上界。造。前年。一百七。三十
九。又。從。表。三。下界。表。二。七。七。十。六。二。十
八。閏。三。之。大。數。皆。與。古。今。眾。家。法。符。雖。吾。秋。寫。此
小。有。失。又。大。凡。二。百。五。十。年。內。有。九。十。四。閏。亦。在。連。也。
韓縣人或年長乘此子而往。於今良有焉。特年
使之年

注使言其六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君。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注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子六甲子一以甲子甲戌老
癸未

律歷志引作四百四十有五甲子矣趙汝補注劉待
制云季子未如今日也謂己乃四百四十四甲子其末一甲
子六十日而今乃癸未纔乃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也然朋
來經說云魯哀公三十初歲次戊午二月辛丑朔初
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言甲子數
至三癸未正日二十日是三子六十甲子之丁也季子計數
如積四百四十甲子零二十日算日二子六十六十日
除五十二日在本年正月二月戊午正月大後三十日有二月
二月二十三日止

六千六百零七的逆推以歸縣老人日是以魯百文公十一
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為夏
正月若以周正月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則以此時
方是二月若夏正月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
年也

更走向法朝

注皆不知故問

釋文云更走一本作使走三連之疾之意也一日走使
人之服度王子而本作使云更不知麻左昭十五年云使不知麻
古今案周禮大宰王眠治朝注治朝在野而外

犀臣治子之朝故是向法朝知向即大夫也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合郟成子于承筮之歲也

注在文十一年

是歲也秋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

傷也及也也而皆以名其子也二十二年矣

注叔孫傷也叔孫皆取長狄名

正義云敗狄于鹹在彼歲未必其事既生之子當

是也表其功謝在後生子自追以名之今案叔

孫莊叔也傷也及也而不聞生也或云也即叔仲帶

也莊子有注云帶蛇也然叔仲帶為叔仲戴生之孫非

莊叔子也當是也不出名叔孫也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

注史趙晉大夫史亥字二書一在上併二六為身也算之

六

正義云二書為首六身為身下首之二書並之使也

其身旁目是生來日也人因亥字似算位切

解之以為言其本作亥字不為此也案字書古亥字

體殊不然蓋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果於古制

其說又是小篆之書又異於此說文云亥亥也十月

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

象懷子咳咳之形也。梁履繩云：兩豎上二豎
於左為算家之六，乙字曲上豎下橫為算家
之六千，左人字曲上橫下豎為算家之六右
人字上豎，隔一位為算家之單六，中間六十七，故
亥有二首六身。故晉書伯璽列傳：璽年六十五，有六
旬也。今案李斯所書碑亥字，有人皆作丁字形。史趙
趙以其象書通爾雅，取說其六身，我則當人字
也。說文亥 亦說文之六，上字。人男，一，女也。象懷子
咳之形。湯冰曰：古文本象豕形，故義我穿豕豕之
豕，豕古文亥，從豕，湯冰曰：本象豕豕減一豕耳。豕

篆文乃從二首六身，臣錯以為二首六身，互以所記
史趙所言，豈得謂之穿豕？蓋古之篆文文體互變，
僅案孔子家語子夏問讀史三豕渡河，知己誤為
三豕，誤為豕。本呂氏春秋 察傳篇然則古文亥當作不也。及史
趙所云亥有二首六身，則為篆文所矣。今據李
斯書亥字，所如此，然則二畫豎則算家之二萬上
曲次之，則似算家之六千，一象算家之六百。
又丁則算家之隔位六矣。此蓋史趙以亥字
布畫，偶有此形，因舉言之。案此即折 亦不言亥
字之義，則如許慎所說，陽冰妄非趙許不

足言也繫傳核

宣城梅氏以此證古筹算縱橫記數之

法案宋元人算草六七八九或為丁卅卅卅或為

上上上三三蓋權輿自古射禮釋獲橫縮相

變即其遺象雷侯發八難云請借前著以籌之言以

前者得四箸每箸一難輒下一籌至五橫之六丁篆文

亥為丙其し与上相似入与丁相似是有二

六形若移首上二画下置身傍則成卍正如布

算橫列四位起二萬次六千次六百次六十也

孔氏經字劉安世曰不謂之日而謂之旬古以

甲子數日故謂之旬与書基基三百有六旬有

六日同義壽世本五李子鏡曰據下傳歲在娵訾

之口杜之娵訾營室東壁今三十二年 在娵訾

正義云亥為娵訾外傳周禮營室之中章

注云建亥小雪中即晉涵尔足正義引分野略

例云自危十与度至奎四度于辰在亥為娵訾

盖史趙因歲星在亥其字適与數符故舉以

為說惠氏謂古人即亥唐其大書未終涉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古本穿彗彗當作下二如身則乃他形古六作七此馬今程用之

此

洋下亥上二畫豎四直身旁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注文伯士弱之子樂東中甲子也

案六十一日一甲子四万四千五百甲子合約二萬六千七百

其末与甲子止約二萬六千七百四十日為二萬六千六百

六十此說上更亥字之日數也

趙孟向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注屬趙武

正義云趙是守邑也長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

注趙武私邑也而云則其屬也國即不守之而以邑屬趙武也

召之而謝邑馬曰武不才任君之大夫以晉國之多事侯不能

由武子

注由甲也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適任之

使助為政辭以老与田使為君後陶

注後陶主衣服官

正義云昭十二年何設材之子出瘋云皮冠奉後陶翠被

豹舄執鞭以出後陶之文在冠履之間知後陶是衣也

此言君後陶知是主君衣服之官也

以為解縣師

注縣師守地域辨其女家人民

而廢其與尉

注以殺孤老故

服虔云與尉軍尉士奔衆使民

古表十九年仔軍尉與尉皆受一命之服音語

云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注元尉中軍

尉知鐸過寇之恭敬而信強也使為與尉注

與尉上軍尉也二女者有其職不曰謂與尉即軍

尉也今案周官祭衆使民主水司徒力也今與帥殺

乃孤老知音制以與帥主也趙武秉晉國之政而殺

及孤老之人故以公廢之

於是魯使去右晉婦以語注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少輸也

注偷符也

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

注伯瑕士文伯

周秦名字解注云瑕假古字通也人之物曰自借人之物曰

假表三十一年付士文伯曰寡君使自注命釋文云表

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林之令戶陽自字子瑕與士文伯

名字正曰又鄭有駟之字子瑕自與士文伯

士自與范宣子同名

有斜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和向

女者也齊以師保其居

女者即司馬侯張雲璠云云言侯公因司馬侯
之言使叔向傅太子處於肝而大傅女者為少傅故叔
向謂司馬侯之子曰吾比而君其父始之我終之我
始之支子終之正所謂師保其居也

其朝多君子其序多嬖乎免之而後也

注何言晉所以強不失所侯且明歷也

宋李無
強字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

注鄭伯與爭故

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注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相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林之適焉大子穀景侯

注終子產言有子禍也

初王僖季子卒

注僖季周靈王弟

僖季簡王之子世高言云案下云僖括初係季食

未上包故父子皆以僖為氏也

其子括將見王而斃

注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斃

單公子冠期為靈王御士過姑且

送愆期行呂王廷

社氏也族諸。雜人單公子愆期梁履繩云案大。表

以愆期為單其公弟結公見孫穆公名旗

結公見孫穆公名旗

不為同名高且其族故杜以另雜人今案期旌

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

注以有此朝且權

釋文云烏乎李又作嗚呼唐奉子本言下有必字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厥大視蹠而足為心存必

矣必殺必害

慎氏闡義云不感則背奉厥大志不視蹠是為

如氣驕故曰心存必石孫作必為害唐奉子本作必有害

其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前僭括立王子佞女

注佞女靈王子景王弟

佞女非知戊子僭括圍為子成愆

注成愆為邑大夫

釋例愆期成愆乃一人今本世族諸雜人四愆期与成

愆並列梁履繩按此所引則成愆當下一字付寫

有誤耳

成愆奔平時

注平時周邑

釋文云時音止又音市或作時

五月癸巳月言多劉毅單讀甘邑單成殺位去

注五子周大夫

弟氏氏族畧云月言多武公之後武公見成十六年今案月

氏世為周師士其孫月文公身圍而立王子朝在杜預以

月言多為輔人死也劉毅初定公之族單讀成

德之族路史甘成公生簡公及悼公悼公即甘過也單

氏亦世族梓請于朝輔人後有單簡公為景王師士

為單甘單皆以其采邑為氏

括瑕田虜音音

注括虜不書賤也

僭括謀亂而書瑕當是舉其主謀因書一人以概其

餘僭氏出簡公理虜之六王族皆死賤也

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去罪在王也

注佞去不知故狂書在宗室下從者赴

景王以天子之尊而不能容一弟故書天王殺之

以誅其心也

或叫于宗大廟曰請也

注叫呼也

曰請也

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在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
掩其上而學其下周禮地官辨氏注作掩其上而掩其下小司寇祭勝國

之社稷則男尸位必在左春秋疏謂向于兩社是也二
男女之訟能於此祭之則刑官為尸以其滅亡刑之類也

白虎通社稷篇云王女所嫁必有祊社女何示有存
亡之昭為善故以之為惡去失之穀果何注云殷都

於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於所侯以為亡國之祊
惟穀果以亡國之社為廟屏孔穎達謂亡國之社

或在廟或在庫內之在其制之不可考矣

如曰諸

注皆火妖也

甲午宋大災宋伯桓卒待柩也

注姻女師

林莊注云相水在道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兩都之府園中樞有伯桓黃
服亦宋本莊不書宋莊也宋水及人伯桓也而結其

君子謂宋甚桓女而不掃女待人

注待人而行

婦事我事也

注義位宜也伯桓時年六十左右

謂女與掃不同若共桓可以死可以不死古以五六十歲

老婦人值以大友非惟不可待之不必待但聖人嘉其

遇者

能守節以風示末世天下不必論其子女與得也

六月鄭子產取許田許田復命告大夫曰許亡國
也不可與也

注不可與結打

宋之盟後陳鄭始交聘

聚禾粟錙城郭將以二云而不極其民其居弱植

植也謂其居甲第植木固也草木植也不能

固也曰有植

公子侈大子卑

庶子也重庶子也

大夫教

釋文云教本三作傲服責本作放云淫故也案教
為傲古文放與教形似服據俗本故誤為放

即多門

注政不由一人

以介於大國

注介向也

大國謂晉楚也

能無亡乎不為也十年矣

注為昭公事杜預注陳陳何

秋七月叔嬰如宋葬其桓也

叔弓為子叔子之稱敬子檀弓注云子叔敬叔

魯宣公弟叔肝也曾孫叔弓也案世奉叔肝生魯

伯嬰者宣公二十六年者生叔老宣公十四年老生叔弓宣公二十六年叔弓之其

氏記云子叔去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漢書

五行志云堯仲舒以為伯桓水宋五年宋恭公卒伯

桓出居守節三十餘年師古曰伯桓魯宣公女恭桓

也成九年婦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水宋五年

則是衍寫誤

鄭伯有者西為空屈室

注空屈室地室

而初飲酒擊鮮馬朝至未已朝左曰公馬在

注宗臣故謂伯有為公

其人曰吾公在臺谷

注臺谷空屈室

皆自朝布路而罷

注布路分散

沈欽韓云係散散歸或有未入公門去今案于虛

賦布護圍澤郭璞云布護程布露也布路即布露

沈欽韓云意沈說也

既而朝

注伯有朝鄭君

今案既而朝當是伯有朝見諸臣非伯有朝君

則又將使子皙取楚歸而飲酒

歸而飲酒謂朝畢又歸虛室飲酒

庚子三晉以駒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注雍梁鄭地

方輿紀要云尉氏城在開封府扶溝縣西南四十里即

雍梁也

既而後知子遂奔許大夫衆謀子皮曰仲虺之志

注仲虺湯左相

相之國有國之利也子皮曰生

注子皮之子也子皙也子皮曰仲虺之志

伯有汰侈故不免

注三家曰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

人謂子產就真助強

注子產曰豈為我徒

注德堂之言不以駒良為善

國之禍難未有所敵

國之禍難未有所敵

敵与禦曰請而苟序釋文云相也作與禮記禮運刑而

俗敵釋文之云敵本作禦二字古通用禦與字禦注云禦極也

又禦止也國禮大司馬大禦四維禦注云禦止也言國
之禍雖未也而極未也而止也

或主強直雖乃不生

注言能強能直則可弭強今三言亦未解則伯有方爭

子產一生作用即在以此二語

拈成吾所

注以以上所附若為所

自拈成吾之所為言自行其是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財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遂不与於國謀

印歸後也

注美我子產

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報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在

况生在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蔡卯子石入

注子石印段

皆受也于子皙氏

子皮之於子產極斂叔之於管仲也

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

注大宮祖廟

盟國人于師之果之外

注師之果鄭城門

伯有聞鄭人之盟也怒問于皮之甲不與攻已也
吉古曰子皮與我未癸丑日辰自墓門之澆入

注墓門鄭城門

果唐繩云仁和江盤自古在北墓在北墓門高
以此得名鄭北門故下文著舊北門以別之舊北
門在將即九年所侯伐鄭門于北門是也玄氏謂
墓門乃國西門非是與助也

因馬師顏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

注馬師顏子羽孫

杜預羽叔馬師故表秋系祀世信云羽氏別祖揮
生中二生顏果唐繩云案子羽見成十三年顏以
玉子牙為氏公孫申見成四年又成十年有叔申
叔禽程浩闢叔禽一人杜氏未詳其出故註列之雜
人內周氏云襄庫襄公所作之武庫也

和帶率國人以伐之

注和帶子西之子子智之宗主

和帶子西之子

杜預云

皆召子產

注細氏伯有俱召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後天所与

注兄弟恩等故去所偏助

伯有死於羊肆

注羊肆市列

沈欽韓云羊肆蓋鄭城外里名案羊肆

在今之所謂牛馬市也蓋市中賈羊之地也

非里名親子產殯於市例則知羊肆為市中

之地也

子產禮之祝之股而哭之氣而殯故伯有之臣在

市側也改而以葬於斗城

注斗城鄭地名

案字記云今為羊肆

斗城在今開封府陳留縣南二十五里水經注云

沙水又東南至斗城西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

之於是城也又云沙水又東南至牛首亭車是

斗城與牛首亭地相近皆在陳留為鄭之東郊

子產以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祀

莫大焉乃止

注魯葬伯有為有禮

於是游言如晉遷閔駮不入

注謂初晉及

後命于介二月甲子奔晉和帶追之及酸棗与
子上盟用兩珪所質也

注于上和帶也沈珪於河為信也

釋文在盟字与子上用兩珪質于河質水字一音

致一本作与子上統句用兩珪質于河亦為一句也今

案在盟于上也此是誓也盟下句入盟大夫乃是盟

身

注酸棗東涿州縣

方輿紀要云酸棗城在白封府延津縣北十五

今案鄭康成一名酸棗東見春秋圖

使公孫斯入盟大夫

勝斯或作勝公孫斯蓋為介也

已巳陽婦

注游吉婦也

書曰鄭人殺良霄不和大夫言自外也

注既出位從非復鄭大夫

書曰鄭人衆辭也

於子駮之卒也

过子跨公孫草虫卒在十九年

将莽公孫揮与裨竈晨会于马

注会莽于

与伯有氏其门上生芒秀子羽曰其芒程在手

过子羽公孫揮以芒秀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有

前语云芒秀恐其乱苗也注云芒秀之芒菜似苗

彰而于也诗大田不稂不莠付云芒秀似苗也草曜

即平昭通音文帝律改 问曰百田维芒秀熟今何草答曰今之

狗尾也程瑶田云朱一本相一茎一穗芒秀一本或数茎多

至一五六穗之多芒蕪狗尾俗呼狗尾草案士穀

有实重故下垂芒秀与实重故上揭说文云禾粟下

揭生芒秀即谓粟重故下垂秀轻故揭也解古多失

之字善酷更付曰芒秀感苗穠何可不鋤也厥注

云芒秀秋穀而生也抱朴子自序云荆棘是秉葵庭

宇若若秀塞乎階雷今案此草今犹呼为狗尾草

生人亦屋上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

注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昭

尔雅降婁注孫安云降下也奎乃清瀆故和降也杜以

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昭新注以五月降婁

未中案月令仲夏月三日中季夏日奎中杜雷云周

六月今六月降姜中而天明則合美正義曲後非也

神中靈指白粒所以終歲

注指降姜以歲時十二年而一終

歲不及此次也

注不及降姜

及其亡也歲在姬嘗言占

注姬嘗言宮室東壁二十八星歲星淫在玄枵今二十年在

姬嘗言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

心義云新天云姬嘗言口想宮室東壁也李巡曰

姬嘗言玄武宿也宮室東壁北方宿名孫炎曰姬

嘗言之數則口四方宮室東壁四方以口因名云十

二天子為玄枵亥為姬嘗言二十八星仔稱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案淫於玄枵謂犯玄枵也今二十九年即正在玄枵

此言二十九年與麻法志合非而在玄枵也

其明年卯及降姜僕展伯有兩與皆死

注僕展鄭大夫伯有堂

羽詔出奔晉為任大夫

注羽詔馬師詔任晉縣今屬廣平府

郟國志鉅鹿郟任縣今任縣屬直隸懷德府縣

東南有古任城今繁哀四年齊國復伐晉取任
即此澤中軍在縣

雜傳之會

注在三

鄭梁成奔林之遂適晉羽故因之與之此而事起又子
言伐鄭之說馬以宋之盟故不可

注宋盟約弭兵故

子皮以公孫錮為馬師

注錮子罕之子代羽故

林之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

注為掩二十五年乃大司馬

為掩石孫宋本作蓬掩

中無字曰王子必不免

注在字茅月

林之語注云范無字林之大夫茅月中云字也其應

編云案其記其封邑詳文或為縣公古氏左付姓名

曰吳取之申叔時之孫今案申叔時為申叔氏申之

字為申氏二族不向在魯為申叔時之孫也

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林之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

禍國也且司白馬令月之偏

注偏佐也

而王以四體也

注俱股肱也

統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

艾又也

以祔其國年不詳莫大焉何以得免

注為昭十三年林之弒靈王侍

無一發聲也侍小內也彼泉流也淪胥也昭二十六年

年侍曰我無所監夏后及高襄二十四年侍曰與之是

初年凡初也字皆聲也公不詳莫大焉即不詳莫大

大也

為宋災初所保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觀此會則知宋災之大平也衣服說僅以伯桓之舍失火則

謀歸宋財即為多事矣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蔓宋向戌衛北宮

佗

注佗北宮之子 按勘記云魯國本監本毛本宮下有結字宋本淨 此本亦翻而本是利本結作括是又唐本亦本作佗北宮括子

相佗即北宮文子為北宮括之子或謂北宮貴之子

鄭字虎

注虎子皮

及小都之大夫会于澶渊既而各归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渊之会即不書不信之文亦侯之上即会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

注家謂族也

梁履繩云按文澶渊水又在宋景二年澶渊解此術

地又近威田本二十六年会于澶渊魏田之文也杜氏土

地名亦不入宋顧氏輿圖云後得書志栢秋縣今江南

第縣宋縣屬河以誤以澶渊為宋地也襄二十六年会

于澶渊向成不書後也若是宋地不應宋人獨後此事

侍会于澶渊謀得宋財既而各歸於宋此祇是口說

非有輜重之往也之勞不必其地近宋也

詩曰文王既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

注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劫順帝也唯以信

又曰淑懷爾上之裁軍信不信之謂也

注逸詩也言當善慎舉上之裁軍行詐偽

書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災故尤之也

注傳曰既而各歸所以釋所侯大夫之不書也又曰宋災

故尤之所以釋向成之并貶也成也成也成也深致大災燒殺

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所侯故与不歸財

左同文

向成之報宋人以見不意求而求故鄙而深賤之
不書魯大夫許之也

注向成既以樂求財故大夫許而不悔宋主皆賤君子以尊
尊之義也君親有德故魯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鄭子皮授子產政

注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

辭曰國小而偏

注偏近大同

族大宛多不可為也

注為猶治也

為即為政之為

子皮曰虎帥以能

能治也

誰敢犯子產者於之國也

注言在治政

小能乎大國乃實

注為大國極

實與偏正相對不但不慮其偏而且實然為已

所與為

子產為政有術伯石與之邑

注伯石公孫段有子別使

子大叔白

子大叔將吉

國皆其國也奚獨昭焉

注言鄭大夫共憂鄭國子伯石獨昭

子產曰古者實錄

注言人不能忘故

皆以其州以信其少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注言成程在我非在彼也

仍愛於是將焉往

注言程在國

子大叔曰若四國何

注恐為四鄰一而笑

子產曰我相連也而相從也

注言賂以邑鄰而和歟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

注鄭國史書

曰安定國家必先

注先和大族而後國一寧安

此即孟子所謂不務正則罪於巨室之意

括其守大以要其所歸

注要其成也

既而石懼而歸邑卒與之

注卒終也

伯有既死使大命伯石為即辟通大史遂則其命焉

注通大史更命已

復命之又辭水是二乃受策入扞子之序是以惡其為人

注惡其虛也

使汝已位

注畏其作亂故寵之

子產使都鄙有章

注國都及近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

上下有服

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

四有封塗

注封疆也塗溝也各有職事也

慶井有伍

注慶井人皆也大夫為井使五家相保

伍即取我四疇而伍之也

大人之忠儉也

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

送田里可收入

送田里可收入

與入常人也

取我衣冠而後之

注初言衣冠修好異法故言義

實本國本言作善釋文釋福云本又作高同

呂覽未成篇作也一切釋音義上引作也虛文弼云

用禮厚人注諸藏釋文云諸本作也又作褚是也褚古字

通又說文云新卒也一日製衣死此義蓋假借字

取我田疇而後之

呂覽引作賦之

孰殺子產臣吾其與之

與也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

注殖生也

子產而死相其嗣也

注嗣續也舒言鄭曰所以興

呂臨見而作若李善車都賦注潘安仁園中詩注褚

泐碑文注引並作若

三十一年去王正月穆叔至自公

注澶渊会盟

見孟孝伯語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注偷為且

且年未盈五十而諱之為八九十者非能久矣

廣

謂言也告之丁寧也即其收言者莊子莊子語遂為誇之等二以也

注成二年戰於寧越相已死於是趙文子福生至之表

三十會澶渊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

若趙孟死為以在其韓子乎

注韓子韓起

二注為後身

韓起而士起韓宣子也

吾子孟孟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

注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以而素行來立乎古

善言謂使國善謂文桓植之使國

云善言猶好也

晉君將矣以矣若不抄與使早備魯

注鄭子早為魯備

既而四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別為厭者

林之未足與也魯其懼哉

與助也

孝伯曰人生幾何能能之倫朝不及夕將安用移穆叔出而
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信汝趙孟之倫也而又甚焉

注言朝不及夕倫之甚也

釋文云本或作民生無幾何

又与季孫語晉故

注水与孟孫言

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注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穆宗韓宣子為政不能固而侯魯不堪
晉求澆孟孫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注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文有子尾害閻豆嬰叔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

注陽州魯地

案案云陽州在東平西北者魯境上之邑也今案

昭二十五年公孫于有次于陽州杜注云齊魯境上

邑也未敢直前故次于齊陽州奉魯地不知何州人

於有故也六年公侵齊門于陽州山東通志陽州城

作在東平州東北境

我問師故

注魯以師往問者仍故伐我

夏五月子尾殺閔且嬰以說于我師

注言伐魯且嬰所乃以伐陽州不書不成伐

工僕灑者竈孔也賈寅出奔莒

注四子嬰之也

樂莊十七年遂遷于夷民賢者成工僕當即工僕之僕也

灑其名也釋文云灑餘奔作者昭二十二年宋有省城

或灑工僕也灑消竈力又

出屏于公子

注昭十年齊高之糴復屏公子起奔

齊之公族自相殘賊始則崔慶專政社公執公子

賈奔公子鉏叔孫還而公族漸趨於弱繼則崔慶

滅亡而政歸陳氏子尾出屏公子子山子高子周子

旗子子成子公子車而公族益弱殆至哀五年景公

立荼出屏公子而陳信子乃執荼立公子陽生而奔

去國去也鮑叔於是陳氏始不可復制矣公族在

國之難也難去則身之所庇也則國之不亡也乎

公作林宮

注曰適林也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而政天必殛之

注今尚書大誓言亦與此又故法侯將之

而皆弱

月辛巳公薨于林之宮叔仲常寤其椁

注椁壁公大壁

以与御人知其懷而從取之由是以罪

注知罪謂魯人以其子孫不志於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注胡婦杜之國敬歸義公妾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

注是哀毀痛以致滅性

大夫子表云子野卒左傳曰魯公穀梁曰子卒日正厝

得以正定宋昭公亦有以子野為葬者初近日生溪方氏序

之為葬與子般子赤一例胡茅堂氏宣謂子般子赤

被弒而書卒子野過毀而三書卒不觀付又何心

初其為弒余謂正惟觀付又而益知其弒身終特

也儒為成見所封不之察耳也之遇弒也付和館于

寓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寓氏子般之遇弒也付

和次于臺氏冬十月己未其仲使圍人舉賊子般于臺

氏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殺于宮庭盧君之徒

御多而耳自廣也必伺其向於寬而墮僻之而後

乃以肆其虐且為後日後罪飾好之地況此付更耶

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月之宗而不以反則

弑逆之罪季氏將討也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氏之罪蓋而
 弑鄭也且所云毀也必為與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
 呼天搶地之際以為歎粥既食不勝羸瘠而毀乎則當
 屏之者月葬季之久今左氏公之蓋先以六月辛巳子野
 卒以九月癸巳始去七十五日斂斂之時則已遠矣
 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席西室之毀
 獨云恙次于季氏遂至一毀而卒乎且季氏為正卿
 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只防衛之不用此
 義之不僅自當惟季氏是問縱使季子無逆謀之當為法
 受惡許也子不壹柔而去就書之曰弑今季子豈止不壹柔

也哉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未一例季子孫謀逆之罪
 豈與羽父襄仲同科或在謂賊去主名烏有斤之為弑
 曰季孫之惡甚於果臝而季孫之謀同于霍顯得質
 帝于朝會中目果臝曰此跋扈將軍也臝聞遂進醜
 殺帝霍顯之乘殺許后也乘其亮子意子野平
 日憤襄公之見欺與季有連言而季之憚其英武
 計不若昭之童騃易制遂萌逆謀而適當居喪
 之日霍顯之謀曰婦人大故十死一生可用投藥
 去季子之謀曰子之喪親禮當哀毀可以毀卒
 飾加至美之名于君以惑羣聽立其親婦之

子以釋羣疑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而學士大夫亦遂相蒙以至于今是其謀更巧而心更毒烏得道于弒逆之誅乎哉或又謂子赤之弒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可以知其弒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曰此世儒之拘于近而忽于遠也經於襄二十九年正月書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聞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元年書取鄆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之也是季之

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兵陵偏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子野特未與甲以攻季氏不至顯然蒙弒爾謹因方氏之論為二語判其狀曰據經文無殊于子般子赤之卒據傳文顯同于爲氏黨氏之事後之折是獄在以是莅焉可也余見望溪先生之說以爲千古未發急為說以申明之後處趙木納飛經筵有云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心地均不心薨葬蓋子野賢季氏忌之弒野而立昭

公以毀言于朝而世不察爾黃若晦仲炎通說云
其曰毀者左氏失之爾時季氏專國以子野
非己所立故於其次于季氏而害之以毀聞
爾春秋書子野卒於公薨之下情狀顯然又存
耕趙氏與權云卒不於他所而於季氏此疑以傳
疑之辭閱三說略同不禁狂喜乃知人心之同
然前儒已多有疑及此者不獨望溪一人之創
見也

己亥子野卒伯卒

注終穆叔言

左氏傳之弟者歸之子公子禰

注有德禰昭公名

穆叔不以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也則長立

注在應子知以年

季鈞擇賢義鈞則下古之道也

注先人子孫上世也義鈞謂賢賢等

孔道嗣仍必務之子

注言子野非高嗣

昭六年傳云年約以德均曰王不立魯公卿古制也業何休作膏肓左氏云若
其以上世祖也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立謬矣鄭必成之云
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者矣若長鈞
貴鈞何以別之故漢下禮有詢立居上立居見固官秋官小司
冠及去官大卜是者卜也

且是人也居表而不衣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
之人鮮不為惡若果立之必為季氏魯武子不聽卒立

昭公之為人季氏豈不知之而必相與之在正以其年上重

易制甲為我所以子身穆叔所言是為國立賢者

氏之心正與相反宜其言之不見聽也

比及葬三易其衣三衽水故真

注其指盛衣之度

釋文云一本衣及字真亦又作縗亦作縗今案縗正

字縗俗字縗縗者縗也縗為縗之古文者 說文云縗服

衣長六寸博四寸當心皇侃注記義疏云以三升半布為

裏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胸上後又有負昭長

一尺二寸廣四寸衽左說文云衣衽也玉其篇云衽裳際

也衣衽也蒼頡解詁云衽謂裳際所及文列在也

列在 表服記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

尺五寸与有司仲者以上正一尺五寸蓋尾二尺五寸凡甲布

三尺五寸戴衣裳云衽玉其篇篇衽當旁注云衽謂

衣裳幅所交裂也凡衽左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衽偏衣

則垂而放之屬衣裳如縫之以合前後上下於右今案殺

而下表服之衽是也廣既在上狹既在下殺而上去深

衣之禮也實既在下袂既在上上尾尾衣之終在身也

於是昭公十九年未冠有童心君子是之而其不終也

注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何崇少儀童子曰能事行也童子未成人

服虔之言言成人之志而有童心禮記冠義云已

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曲禮云男子二十而冠賈氏士冠

禮疏云若天子之制二十而冠故侯之子二十而冠者

子云天子初侯十九而冠公家九年行云國君十五而生子

冠而生子禮官謂古人冠禮之多年一宜之年特以二十

為限耳士冠禮云齊爾幼志齊爾成德幼志即童心

也今昭公十九已居成人之年禮與未成人不同故也

其不終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

滕成公滕子原滕子壽之子

情而多涕

注情不窮也

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公之於其位而哀已甚非於死而矣

注有死非

能多涕乎

注昭公三年滕子卒何

蔡正善襄公公襄天子產相鄭伯以如晉二侯以我表故
未之見也子產使不壞其館之垣而傾細車馬馬士文伯讓
之曰爾是以前列之不修寇盜充斥

注克滿斤貝言其多

廣雅云克滿也斤廣也

年若所侯之屬辱在官君力仍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注館舍也

年若所侯

高其闔闔

注闔門也

說文云闔門也廣雅云闔里汝南平輿里門曰闔御覽引
風俗通闔城外郭內之里門也闔杆也言為人藩蔽以杆
執也淳書叙付館自曰闔在劭曰闔音杆楚名里門也
闔後序書馬援付援素与述曰里闔通鑑唐高祖
令里闔於道立社注云闔闔也里門謂之闔闔也說
文云巷門也玉篇云闔巷頭門也釋宮云闔門謂之
闔郭注左傳曰盟諸信闔之巷頭門闔闔皆謂以而
義多不同

厚其牆垣以在夏穴安使

注在令穴便百安寇盜

今吾子壞之雖後有彼戒其若異室何以版邑之為盟主
饒完茸精

行身一覆也

李子濟云此當繕字茸精字誤乃完書曰峻字

剛精是以乃禮段玉裁云完當是完字誤周垣也精垣

茸也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所以共命官身居使也後命

注傳問壞垣之命

釋文云自本作馬士文伯名也西漢云音字古本及釋例

皆作馬俗本作白此士又伯是也記氏之別族不宜与也記文

子田名今空本作自也他據此則正義本作馬字也案

元和姓纂引也本音大夫司功景子其也士馬也而廣韻

引也本又云司功氏士白弟作也音司功也也字相誤已

久士馬也富也司功之官後侯之館為所司也獨使文伯

讓之

對曰以版邑編小介於大國

注介問也

誅求多財

注誅責也

是以不取官居盡索而賦以來會時也

注隨時來朝會

遂執子之不問而未見又不獲命未知見時不敢
輪帶之不敢暴露

暴謂日暴露謂夜間露氣侵淫

其輪之則居之府實之非薦陳之不敢輪也

注薦陳從獻見也

其暴露之則恐燥淫之不時而朽囊

日暴則燥露侵則淫

以重取邑之罷僑閩文公之為盟主也

注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

宮室卑庠之觀臺榭以崇大新侯之館之孔公寢

庫廢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歌

注易信也

魏都賦注引庠作坤李善云坤短也

新巧人以此填館宮室

注巧人塗去填塗也

爾雅釋館云鑿謂之朽郭注云泥鑿也朽是塗

具因謂之巧人案說文巧作朽云所以塗也廣雅

損塗也朽損皆從手蓋通字魏都賦引作作

四章帝云塲也四章填塲一段年之軒

法侯賓至甸設庭燎

注庭庭燎設火在庭

回即甸師也周行甸師師其徒以薪蒸役外內親食

之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

晉語太宰文公及內史四賜晉文公命士師逆於境

晉侯郊勞館於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又單子謂

宣王曰敵國賓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司大燎庭燎也

邾特牲云庭燎之言由齊桓公北也鄭云僭天子之庭

燎之姜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正姜云此數出

大戴禮今大戴禮古文

僕人巡宮

注巡宮行於

車馬有所鄭注用禮僕侍御於車馬有所

注有而安

賓送有代

注代官役

中車脂轄

注中車主車之官

說文云轄車聲百轄鍵也鍵一百也十轄車

軸端鍵也顏師古注色就為云轄豎貫軸

頭制轂之鐵也詩聞闕車之牽兮毛付云聞闕設牽
也淮南人間利支車之所能轉千里也以其要在三寸
之轄又作由鎔廣約云鎔車軸頭鐵詩云載脂
載膏毛付云脂膏其車蓋以脂塗其轂使利轉也
隸人牧圉各瞻其子

注瞻視客所當為

案各瞻其子謂各視其子之所當為

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注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西賓而之去廢子

注者以建武則之不展
禮賓不於春車主人主不敢稽賓
夏采同之少則也

注巡行也

巡行以防其後

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空與實

注言見遇出此空當復有苗也耶去空也

不里冠盜而之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教里

注銅鞮音離宮

元和志銅鞮宮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上堂記

云晉別宮墟闕存北城去晉宮二十五里羊舌所

邑本漢左傳成九年執鄭伯於此今案史國名
紀云銅鞮得縣今隸成勝有銅鞮山銅鞮水南
十五里銅鞮故城官址有焉
而後侯舍於隸人

注舍如隸人舍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注門庭之內自進又有牆垣之阻

正義云知非館門卑小不容車而云門庭之內自
進者以傳稱舍於隸人明隸人進也

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

注厲極災也言水潦世時

校勘記云石經宋本滔與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天

厲作天厲毛詁又云狂心深云天厲不戒注疏及臨川

本作天地之天興國本監本作天國之天案杜氏注云

彗彗然也言水潦多時按此義則當作天地之天陸榮

云天厲在天之厲氣釋周官司救所謂天患也抄華

云毛氏未見石經故不能慮也定之象元年傳云天有雷

彗更是一證又按凡經典痛疾彗鬼字皆從彗而

轉寫付刻多謬為厲

實見其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名而藏幣以重祀也敢

請執事將何命

注向音命已而止宜

謂君之有魯表亦般也之夏也

注言鄭與魯二有曰杜之夏

若獲薦薦幣

注薦進也

脩垣而行

注行去也

君之惠也敢悼勤勞文伯復命

注反命於晉君

趙文子曰信

注信如子產言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

注贏受也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

注禮加敬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日辭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

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輯矣民

之莫矣

展興吳出也

注乃明事奇吳約

書曰昔人執其君買朱鉏

注買朱鉏密州之字

言罪之在也

注罪在鉏也約指例申明君臣書裁今在父子故後重明例

案書國人城君去道也故言罪之在也

曰天子使屈孤席賜于晉

注孤席正君之子也成七年高吳力行人

孤席正晉封邢侯

二通略也

注一通吳晉之路

趙文子與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注延州來季子杞邑

服虔云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於延陵也

左食邑州來何亦通言之案延即延陵單稱延也

者又耳今人稱地名亦成七年何吳八州來杜云州來楚之邑淮

南下蔡縣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即壽也州來為吳

楚所要之一區十三二年吳滅州來中二十三年吳又伐州來

時州來屬吳吳人說仍說失高平書靈自難父戰後遂為吳有故

哀事云吳漢肅如蔡二年付於蔡遷于州來今季札

讓王不居壽夢而立而封延陵又蓋之以州來使食邑於

此故服氏謂何家通言之也禮疏中鄭云延陵一名延州

來春秋何謂延陵延州來即此謂道元云淮水又北通

下蔡坡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

曰延州來矣今案咸陽山陰志云武進縣本吳之延陵

邑州來今鳳陽府鳳臺縣

策履所契

注在二十五章

國哉哉吳

注在二十九章今本九焉五其吳天符祭

天似啓之何力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祀啓季子也若天

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注嗣君謂夷昧宋本昧作末若作昧字亦當世日末

其德而度德不失民

注民歸德

度不失子

注審子情

民親而子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在也此君之

子孫宋終之季子子守節女也雖有國不立

注言其三兄雖初得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於術襄公以水林

注文子北宮佗襄公獻之

宋之盟故也

注晉姓之之後文相見也

呂鄭印段已世勞于萊林水聘禮而

注用聘禮而用郊幣之辭

文子入聘釋文云非本又作斐

注報印段

子相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宥

注述文子

此子羽為公孫揮與羽氏之子羽有別

事通志氏族畧云馮氏世奉云婦北鄭大夫馮簡子

後姓算云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美

封魏支孫食采於馮城因氏焉

事畢而出言於術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而不以濯

注詩大雅濯以水濯手

禮之於政也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也患之有

注此以上文子辭

事產之使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為天子太叔

美其秀而文

注其貌美其才秀

美不專指貌言說苑政理篇作善決而又

公孫揮能知四國也

注知曰能侯而別也

(而又以下另提新)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辨班位貴賤能居而又善於辭令神謀

能謀之於野則獲

注曰一而謀也

謀於野謂僻靜之處不必草野之野東漢書注曰

論語神謀草創之也神謀草野之野東漢書注曰

孫安解草為草野論左道於謀野為左氏合論語

家則謀野與草創毫不相涉草創曰口口也在今

人言起草蓋創為和藁也淮南說山川云神謀出

郭而知以成子產之子此又以出郭為幸合左氏謀野之

說其家謀野不必出郭取其僻靜之人煩擾之地而

已孔子論乃命與此相合所以資考證但不言馮簡

子耳

謀於邑則否

注曰才性之散散或作

邑為人多煩擾之地

說苑政理篇作族
性者立惠性云矣立
而古文班位字古禮
之者為辨之為班古文位作
立割故何曰去秋伯
古字古言乃知白而
古皆古字也

鄭國將有祚保之。子產乃向四國之乃於子羽且使多
乃辭令與神謀乘以直野使謀丁吾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子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也鮮有假也此
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注子產子產行之以昭北宮文子之言

鄭人游于鄉校

注鄉之學校

以論執政

注論其得失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

注患人于中謗議國政

正義曰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是校為學之別名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
否其所善在吾則行之其所惡在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注為忠善則死心謗息

不向作威以汚怨

注欲毀鄉校作威

豈不遽止然猶汚川

注遽畏懼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

注道通也

陸氏附注云周語召穆公凍厲王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在決之使導為民在宣之使言管子產之語蓋出于此漢賈讓亦云治土而防其川豈止兒唬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見漢書

溝洫志 亂意正与此

相比

不如吾肉而藥之也

注以為已藥石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為唯二三臣仲尼肉是語也曰以是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于是十歲表而後肉之

正義云公羊傳于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

子孔子生穀梁傳于廿一年十月之下云原

子孔子生廿一年賈逵注注云此言仲尼

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昭二

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卅五定以孔子為襄廿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廿二年而孔子生年七十二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

子皮則使尹何為邑

注為邑大夫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注尹何年少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注愿謹善也

劉炫云叛違也而云則令子產不於我有違則大謬不吾叛指尹何言也指子產言

使尹何而學焉夫之愈知治矣

注夫謂尹何

愈益也正義謂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愈知治必

東也說本劉炫大謬說苑政理篇云人始入官也入時室久而益也子皮之意即此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注以政也

操未行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必多

注多自修

釋文云一本作其修多

子之愛人修之而已

得書倭倭仍贊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

其誰敢求愛於子之於鄭國棟也棟折棟崩修將厭焉

釋文云棟棟也棟崩厭本又作厭棟棟說文云棟棟也魯語

養吾棟也支棟折而棟崩吾懼厭焉與此意正同

則不若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注製裁也

沈欽韓云齊策王斗云王之自愛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

也趙策魏牟云王能重王之國若尺帛必待王人

以為冠則王之國大治矣案此皆以穀帛為喻與子

產而喻正同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

呂覽注云庇依也

而使學在製焉其子美錦不三多乎

注言官邑也重乃於美錦

俗聞學而後入政

周官云學古入官

未聞以政學也若果行此必有四所害

論語
子路使子羔為宰孔子謂賊夫人之子與此意

正曰

譬力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

注毋習也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
皮曰若我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我小人也衣
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夫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
而慢之

注慢易也

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底馬

其可矣今而後知不足

注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

自今請雖吾家敢事與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
馬

玉篇引作駘若面馬

吾豈敢謂子面也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告也

危者不安也

子皮以為忠故委以馬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注付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

侯曰令尹似矣將有他志

注言語瞻視行步不常

正義云言令尹威儀已是國君之容矣

服虔云言令尹動作似尹儀故云以尹矣服

言以尹儀在明年傳云二執戈在前矣且是用

尹儀也俗本作似尹若云似尹不須言矣

今定本亦作似恐非王應麟引亦作以惠

棟云古文以字作呂与似通故誤作似今案以

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

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

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

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尹有尹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

有其國家令尹長世

釋文云令尹作向作本亦作向

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臣職

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

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注詩邶風棣棣富而用也選數也

釋文云衛詩此邶詩刺衛頃公故曰衛詩釋文
本又作逮惠棟云廿九年傳歌邶鄘衛季札
曰是其衛凡乎知邶鄘衛皆為衛詩序亦
云釋文又云棣本又作逮孔子夙居篇作威儀
逮：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
周詩曰朋有友攸攝以威儀

注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

禮祀緇衣引此詩鄭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攝
正也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

注逸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偽武成裝用之而改國作邦字

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滅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注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

因文王七年所保皆後之因

周本紀稱紂囚西伯於羑里存羑里尚爭訟之前鄭
君極尚書注授書舒另說云紂聞文王斷羑里之訟
後又三伐皆勝紂畏而西之拘於羑里其說不同竹書

紀年云帝辛二十二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
許侯遂西伯歸于程周書程典高王用宗流震也
多難許侯不狎遂許文王

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又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注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師而後伐之困壘
而降

靈夷帥服之謂畏之又王之切天下福而教舞之可謂則
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之謂象之有感儀也故君子在
位而畏旅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采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可以臨其下

謂之有感儀也

傳

昭公元年春去林之公于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

舉為介

注伍舉椒舉介副也

孫叔敖碑作五舉唐石經初刻作五後加人旁杜

尚伍員字曰古今人表五子正骨上不後人

將入館

注就客舍言

鄭人惡之

注知楚懷許

使行人子羽与言乃館於外

注舍城外

既聘將以象蓬

注以兵入逆掃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福小不足以容禮在

請殫其財聽命

注別於城外除地為殫行昏禮

子產不別圍入城故為殫以擬孟豆氏之廟

今日命大宰伯州犇

伯州犇晉大夫伯宗之子奔楚為大宰

對曰君辱賜寡大夫圍謂圍將使孟豆氏族有宗室

注孟豆氏公孫段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注莊王國之祖父共王國之父

文王世子曰五廟之親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

必告之鄭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以告廟君

尊不主君昏故圍自告也釋文云几本亦作机

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之是寡大夫不以列於法

所以

注言不以位而禮

不寧唯是又使國索其先君

注蒙斯也告先君而來不_レ成_レ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

將不_レ為寡君老

注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

其蔑以復矣

復其君

唯_レ大國之子_レ曰小國之罪特_レ索其罪

注特大國而_レ備如_レ三罪

特_レ與_レ備而_レ備

將特_レ大國之子_レ曰小國之罪特_レ索其罪

文選注引何也作苞曰字

●國失特而懲_レ所_レ使莫_レ不_レ憾_レ在_レ罪_レ君命而_レ肯

一_レ所_レ塞_レ塞_レ不行_レ是_レ懼

注言已失_レ所_レ特則_レ被_レ保懲恨以_レ罪_レ君命望_レ塞_レ不行_レ所謂唯此

釋文云_レ塞_レ塞_レ又作_レ塞_レ古文是_レ也

不然_レ邠_レ邑_レ館_レ人_レ之_レ屬_レ也

注館人守舍人也

其_レ負_レ也_レ豈_レ氏_レ之_レ祀

注祖遠祖廟

祭法云遠祖廟祧大夫不以祖祫侯子豈為穆公之
子豈廟蓋始立之祖廟即祧

注垂惠祭示以子

釋文云惠祭弓衣也詩曰載惠祭弓矢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魏

注魏鄭地

魏在魏又鄭并其地得書地理志以南郡崇

陽應劭曰故魏國今魏言是也今案今以南郡

封府

注宋之盟也

注宋盟在之義也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之志於晉

注祁志謂先歆午祁奚子

今令月之不信所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五宋

注忍材之慢也

子木之信和於所侯楚詐一音而加焉焉

注駕後後也詐謂衷甲

以不信之尤也乎

注尤甚也

林之重也志於晉三之取也子於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

注襄二十五年指為以去言故云七年

六襄二十五年至昭元凡八年而云七年者晉用夏四首

止而云正月故曰七年此年不數也

再合所侯

注二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

三合大支

注二襄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新也

服齊狄空寧東夏

注二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二百

平秦亂

注二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

城淳于

注二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杞遷都

師徒不城國宗不罷民乞傍衛

注譏誅也

所侯去遠天去大矣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貳年也三懼吾

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注受年言

然宋之盟子本有以人心武有仁人心是林之所以為也

吾必令武往是心也林之又行僭

注僭不信

礼所害也武將信以乃本循而行之言也四友是禮是也

注禮也也聖苗為之

雖有銀鏹必有玉豈事

注言耕鋤不以水旱自息必獲玉豈事之收

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不能也

注自恐未能信也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利信也

注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

能為人知在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孫楚之不為也

論之謂趙武山云再讓林之而林之自是益橫而吾

伯業自是之血直是之固然矣然果如祁午之言也

彼山者爭先軟也子論能勝不能勝而尊俎之間一

者乃兵戎之地則爭端一起生民之塗炭必有累矣

前功也趙武雖保一時粉飾之言而兩國生靈受禍

不淺蓋三未一可一厚非也

林之令月園法用牲濼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注舊書書宗之監書材之也一晉先軟故州臣舊書加于牲

上不軟血牲所以不書明也

晉人師之三月甲辰盟林之公子圍設服離街

注設服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

服虔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居離宮陳街在門謂離

位乃離宮之位不辭且既言執戈在前乃行時之衛又

言離位乃在國守門之衛一語二意相拒處尤不辭矣今案

禮記月令宿衛不代負酒者相逐及備離備之儀事不難見矣

後序鄭皇后記注云離宮也鄭注離而也

下文二相執戈女故曰離街喪大記居即位于阼下區二

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是人居之儀也案案材之辭王

送注云離列女列與陳同義

叔孫穆子曰林之公子美矣居哉

注美服似居

鄭子皮曰二執戈在前矣

注禮國居行有二執戈在前

北蔡子章曰蒲宮有前不三手

注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

也王宮而居之謂服居服之所怪也

杜解蒲宮不知何據服虔云蒲宮杜之居離宮言令

尸在國已居居之宮出有前女不三手正義云令

尸居君離宮之出所出且訪侯大夫見其在會之儀

不譏其在國而居故杜不取于家而公孫歸生聲子也
林之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注聞大夫譏之以言假以飾令尹也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注言將遂為君

伯州犁曰子北夏子皙之北背証也

注之表二十二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故証將為國難

言子且自百夏以乞為夏令尹不反也

子羽曰當辟之猶存假而不反子其為夏乎

注子羽行人揮也當辟謂棄疾之在昭十二年言去棄疾

有當辟之命國雖取國猶有終不為夏也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惡矣

注國子國之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

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死為國所殺故言也惡

服虔云惡憂也代伯州犁夏公子圍代子羽夏子皙刺炫

從服言而規杜失今安未二子互相譏刺故國子為解

之言伯州犁子羽二子實所當憂吾亦代二子夏之非謂

夏也伯州犁子羽也

陳公子招曰不夏何成二子樂矣

注言以夏生二子成而樂

世之解二時辨之言
不若打唐惠死於安樂蓋夏而後也

術者子曰苟或知之雖夏何害

注者子曰惡言先知乃備雖有夏豈能有所損官

月于青終身事而年一朝之選和備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其而已

注其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

不談人禍福所謂其默足以容也

晉某王鮒曰小人是卒章善矣吾從之

注小人是詩小雅義取非唯暴虐馮以之而畏也不敬

小人之危殆王鮒曰斯義故不敢譏讓公子圍

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狘

注絞如大譏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狘

宋左師曰而狘案左師曰而狘注猶刺也狘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

注左師所臧否故曰而狘其大國故曰狘

某王鮒字而敬

注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

不犯小人所以自愛敬人在不負侮人之謂也而敬

而遠之也詩小人之道

子与子家持之

注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之所取与

樂持之引而不發之者後得第五倫付注云持偶
不發也謂二人而實自只就眼前所見言之不論是他而
謂持重不發也

皆假世之主也齊術流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夏子招宋
夏齊子雖夏弗害友弗及而夏安与而夏而宋与夏而弗
害皆取夏之道也夏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州天必從之

注魚書

三大夫北夏之能也至于

注聞夏北也

五經志引作三大夫北夏矣能也至于
言以知物其息之謂矣

注物類也六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注招殺天子國弱齊

惡當身多事也

今案以此以斷人禍福近於國內誠所不解

季武子伐莒取郟

注兵未加莒而郟服故書取而不言伐

未有不伐而能取也如果兵未加而郟自服則莒
人不至告於公矣不曰取一見耳

昔之人告於公杜之告於公曰晉盟未返

注晉盟未返

而魯伐莒濟者盟

注濟慢也

請戮其使

注叶叔孫約在會則戮之

宋桓子相趙文子

注桓子宋王鮒於佑也

以求質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

注蘇指求質故以帶為辭

帶在貸人相穆叔以貨其死

弗與梁其蹇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

注蹇叔孫力也

唐穀梁其蹇魯伯禽子梁其也

叔孫曰所侯之令滿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注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

晉語魏之會魯人食言林之令月圍將以魯叔孫穆

子為戮宋王鮒求質焉不予趙文子謂叔孫曰女林之

令月有於於林之趙國少懦於所侯

求治之不來致也其為人已剛而尚寵

也子盍逃之不卒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是

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在逃

魯必不鬼是言出而危之也若為所侯戮在留也

誅盡矣必不加師法為戮也夫戮出于身
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矣安君利國美
惡一也天子將法之于楚梁王鮒曰法侯有
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
免其受盟在晉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如豹文
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
皆郵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
是道也果亦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
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
必免叔如國法于楚而免之

是禍之必何術之為人者有精以蔽惡也

注喻己乃國術如精乃人蔽

精之深壞被之害也

注各在精

韓非子云精之壞也必通隙免谷子謀篇云精壞於

其隙

術而惡之吾又甚焉

注罪甚精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

注怨季孫之伐莒

梁履繩引傅氏講
後云陸云編狹小
言此帶其小矣又
後此帶其冠而叔孫
諾與之而冠偽若不
解其意左以力與此
曰三和宜謂不解三
不於連之意而必裂
裳白巾女且杜其
一再傳耳

叔出季安有自来矣吾又誰怨

注季子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難去而怨也

鉅鉗也賄弗與不已召使去衣表白巾而與之曰帶其福矣

注言帶福盡故裂表裳示不相逆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注謂言魯國何罪

思難不越官信也

注謂言叔出季子安

國國念死貞也

注謂不以他貨免

謀主三女義也

注三女忠信貞

有是四女又一可戮乎

注并子我而四

乃其汝楚之曰魯雖有罪其執子不辟難

注執子謂叔孫

畏威而教命矣

注謂不敢辟殺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辱更安不辟汚

注汚勞也

出不悲難

注不為免

其何患之有 聖之所生 污而不治 難而不守 所以由來也 能是二也 又何患焉 不以其能其誰從之

注安於賢則眾附從

魯叔孫豹子謂能矣 請免之以靖能也 子會而叔有罪

注不伐魯

又賞其賢

注赦叔孫

請侯其誰不欣焉 斗生楚而歸之 視遠也 還疆場之邑

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注言今衰也 疆場上之定土

王伯之令也

注言三王五伯有令德時

引其封疆

注引正也 正封界

而移之官

注於立立官以守國

舉之表旗

注旌旗以表貴賤

讀左日勤云表旗謂所侯設旗為表類禮所侯觀
天子入提門或在或在右各就其旗而立是以旗表位

而
表之制令

注為所侯作制度法令使不得相侵犯

過則有刑程不可壹

詩都人士序疏之士宜在之間一之義我

於是乎虞虞有二苗

注三苗田發食於長放三危也

文十八年杜解四凶不以發食於長乃三苗也注祀也
案三苗在長沙湖南也注三苗在長沙湖南也注三苗在長沙湖南也

其後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

死蒼梧也張逸蒼梧其氏向云月令正義引且初窳

西蒼梧也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

三苗因名為誘云三苗之國在彭澤地洞庭之野

通典以潭州今湖南岳州今湖南岳州府衡州今湖南皆古

三苗地也

夏有觀扈

注觀國今垣丘衛縣扈在柏平寧縣書序曰啓

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爾雅釋云去秋也記釋地理書云扈有二杜二十三

盟于危鄭地也今原武縣今屬河南懷慶府昭元年夏有

觀危古國也今京兆府鄠縣史記志終云左何夏

有觀危比觀于三也亦有危攸邱徐奄其語啟

有五觀與丹朱商均大甲管蔡並號姦子韓子說疑同周

書嘗麥解五子志伯禹之命興亂凶國亦與蚩尤類舉然

皆莫識所出呂氏疏謂史傳無文斯先儒蓋測之義馬自漢

書人表云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置之下中等地理志東郡縣

名其處為畔觀而韋昭因取以注國語道元水經巨洋水注同

路史後紀及國名紀仍之云后啟五庶封于衛是為五觀夫古

未有五人而合封一國者且既據國以叛又奚須于洛汭之栖

乎倘依偽古文之述戒作歌方將為之賢王厚齋奈何夷于叛

人姦子也攷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

武觀叛彭伯壽征之乃來歸沈約注武觀即五觀與國語稱姦

子周書稱五子合墨子非樂下篇有引武觀語蓋武五音近或相通

借其寔一人非五人也然司馬彪續書漢書郡國志云衛本觀國姚

姓則不得為夏之宗室而况為啟子耶是可疑者若更以此五子適

有五而牽配之則誣矣後人以斟觀為五觀而斟觀乃帝相之忠臣

為夏宗室其國在北海平壽非東郡之畔觀鄭絲全祖望經史問

答論之甚審又案危為夏同姓之國尚書疏云有危見堯舜受禪

啟獨繼父故不服又云有危為啟之兄弟此本于淮南注淮南齊

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啟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
獨與子故伐啟不知所出本紀論中言夏之後有扈氏則是與夏同
姓矣宋黃震曰抄曰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扈見啟
繼禹不服一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至湯伐夏而後扈
耒臣于商故作臣扈之書湯放桀于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
百年不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于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此
說甚新而確或問墨子明鬼篇引甘誓全文以為禹誓何歟曰
禹先有伐扈事莊子人間世呂覽名類說苑政理皆言之而甘
誓一篇與禹貢相接遂謬以為禹耳至楚辭天問注謂扈本
牧豎得為諸侯啟擊殺之于牀

案洪興祖補注與王異

乃不經之說不足

信也大事表云觀國今山東曹州府觀城縣扈國在今陝西西
安府鄠縣北今案觀即渚也二作都觀乃本字因為國
都故曰都因其近水故曰渚又曰觀渚季子居之
故曰武觀因其以西水叛故曰畔觀戰國策云齊伐
魏取觀渚左丘明之故觀邑臨水渚故曰觀渚渚書
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左丘明云夏國又在渚水街國
縣云廣東郡立縣互改曰新縣見晉書地理志
後遂因之隋以後改觀城縣今山東曹州屬縣也
西古觀城是也今鄠縣北有古鄠城屬陝西西安

府

商有媯邶

注二國商諸侯邶今下邳縣

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邶人媯人叛乃宣甲三年彭伯
克邶五年媯人入于班方彭伯伐班方媯人來賓說
文云媯殷諸侯乃亂終姓也左秋付曰商有媯邶蓋
後引作媯姓也廣韻云媯古國名通作媯路史云媯
殷諸侯乃亂在呂覽本味篇有媯氏以伊尹媯女
說其知尊賢篇伊尹以有莘氏之媯氏之莘而媯
又通作媯傳書外戚付云殷之興也以有媯及有媯
媯為正字從莘變皆同音相假也說文邶奚仲之

後湯左相仲虺而封國今案尊傳二十八年付

有莘之古字去秋付乃衛地今在山东曹州府曹

縣邶國今江蘇徐州府邳州

周有徐奄

注二國皆立厥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
夷

周書周公於天子殷左徐奄從三和乃亂又竹書

紀年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邾以叛

遂杜預皆云徐即淮夷矣案徐偃王乃用而滅

後封其子宗為徐子莊二十六年三國伐徐是也

為我地名致略云書序云徐夷之興東鄰不聞則
以我在魯之東故曰與奄非徐境矣成王伐淮
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用公已封於武王時成王又以
奄地益之曰講去祗解義云今山東曲阜縣舊
城中古奄地或言奄城在縣東二里今案徐我之
在徐州古非徐國之奄地即得書義云又志所
云魯淹中之社宋志云奄讀曰淹
自今令王所侯通道
注正程競
狎主者望其又可高乎

注釋約之者故更主盟

恒大舍小是以力盟主

注大謂管蔡滅亡之禍

又馬用之

注馬用治小

封疆之制何國義有者盟在誰解辯焉

注辯治也

正義云言封疆之於侵者何國之有以乃常之主
領者盟在誰能一治之

吳漢有盟勞楚之振子豈其顧也

注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蠻焉也
鳥巢實案云晉建寧郡在今雲南界杜益極言其
而至此江水云案建寧郡城在今石首縣非雲南
界也今案收誓彭濮人孔侍云濮在江漢之間是
也石首縣屬湖廣荊州府興山縣也

昔口之疆之林之勿與知許侯之煩不立乎昔魯魯爭
鄭石日久矣為名大害於其社稷可云矣

注元龜示也

古煩宥有善言莫不競之初子其國之固也材之二人許
之乃免叔孫令月享趙孟賦大明之首三章

注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之照於下故能赫
盛於上令月音一在首章故特稱首音一以自光大

案令月賦大明之首章其意在天位殷適使不狹
四方二語蓋欲算取齊教之位使不有四方也此趙
趙孟賦小宛之二章

注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系爾儀天命一玄不可復
遂以戒令月

趙孟二章之意在彼昏不知壹醉日富謂齊教將
死而不知死也爾儀係勉令月之意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月自以為王矣何也

注向將任成否

對曰王躬令尸殫其可哉

注言不成

雖可不終趙孟曰仍故對曰殫以克弱而身之殫不義也

注多於勝君是殫而不義

又讀殫以克弱而身之殫為句

不義而殫其死為速詩曰蘇之字用殫如滅之殫不義也

注詩小雅褒和困匪王后也王感焉而行不義遂至滅

亡言雖稱威殫不義也足以滅之

滅詩作成說文云威滅也从火成聲大死於成謂之氣至

成而果引詩曰褒州成之今案威字從上句滅字

注韻中滅字用字故改為威既元解桑元不齊

今日為王必求汝侯二晉少懦矣 此詩人義同字長之例也

注懦弱也

汝侯將往若獲汝侯其虐滋甚

注滋益也

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友以殫取

注取不以道

不義而克必以為道

注以不義為道

道以淫虐弗而久也己矣

注乃十二年楚執靈王侍

夏四月趙孟孫約曹大夫入于鄭

注公會羅邑鄭

鄭伯兼享于子皮戒趙孟

注戒享期

禮終趙孟賦狐裘

注受一而戒禮畢而賦詩狐裘詩小雅義取古人不以微薄之廢禮雖狐裘兔首粗與賓宜享子

沈欽韓云按此聯禮享賓之日又必食士支禮大

士於食親戒東鄭云趙孟先就告之得具既

具儀自召之杜預受一而戒禮畢在謂上介出傳

入告相辱禮辭許之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

注告以趙孟賦狐裘

穆叔曰趙孟以一獻

注狐裘詩義取士物而以獻則知其一獻宋本注匪本

本其作欲三利本獻下有之禮二字

禮記集注云壹獻士飲既之禮今案趙孟賦

狐裘穆叔知其以一獻在此詩是一獻之禮有獻

注趙孟自以今化聘鄭故辭五獻
私於子產

注私語

曰武請於冢宰宰矣

注冢宰子皮請謂賦餼菜

乃用一獻趙孟為冢宰終乃宴

注卯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計其薦

詩彤弓正義作禮終乃燕云饗言一朝女言王殷勤
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從早朝以燕亦至於
饗食則亦其獻教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左傳云鄭

正義云禮終乃
宴女謂字禮
改終而中因而
為宴不待畢也

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食不終日也今案脫屣就
席坐則曰燕凡饗食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
坐于賓鄭注云請坐女將以賓燕也

穆叔賦鵲巢

注鵲巢果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

趙孟治之

案穆叔之意以鵲巢喻已國而趙孟代為經營

之也故曰武不堪也杜說非是

趙孟曰武不堪也
又賦采芣苢

注三詩召南義取芣苢芣苢物可以薦公侯享其信不

求其厚

曰小國為蕃大國者稽而用之其仍宗非命

注穆叔言小國微許往蕃某大國能者愛用之而不宗則仍敢不從命稽愛也

惠棟云周書程曲曰生稽者用不濫其度今案稽與耆通書呂哲言舍我稽子殷本紀作舍我耆之管子五輔篇耆者用注云耆與悅也韓非子解老云少費謂之耆之與省曰義風俗通云耆古省也此字字一義之例世亮古引元利用與云宗終高字之誤子皮賦野有死麇之卒章

注野有死麇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之兮無威我懷兮公使在之吠脫之兮徐悅佩中義取君子徐以釋柔之兮使我失節而使狗為吠喻趙孟以義撫所侯之也祀禮相加陵

釋文云麇之作鹿君喻趙孟主盟諸侯皆方而之事多國之敢以祀禮相侵陵

趙孟賦常棣

注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形親兄弟之國

且曰吾兄弟比以好也之可使也

注受子皮之詩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

注三大夫皆兄弟國與起也

羊與魯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注見魯所以罰不教言小國當承趙或孟德比以魯自知

免以罰我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注不復見此樂

案此二不祥之語

天王使劉定公以方趙孟於潁館於維汭

注王固景王定公初夏潁水出潁城縣維汭在河南

潁水縣南水出流為汭

說文云潁水出潁川潁城縣潁山在潁州潁水

字記引作潁乾山指地志云潁地記說作潁乾山地理志

云潁川郡潁城縣潁乾山潁水所出东至下蔡不入

淮元和志潁乾山在縣東二十五里潁水有三源右

水出潁乾山之潁石中水通于源少室通阜東南

流至負黍亭亭東与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左

合潁水之襄十年付与楚之師夾潁而軍宣十二年付

逐楚之師於潁北皆即此潁九年解之潁用邑誌

用潁縣方潁州曰潁維
案潁水出潁城
直隸潁州

亦字

史方輿記要云洛陽城廢縣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
四十里本國之潁邑戰國時屬之鄭史記鄭世家亦
潁谷之考叔故老相行魯考叔故居在洛水行注所謂
潁谷又大夫之表云水行注洛水入河之二案亦曰什谷張
儀說秦下三川塞什谷之口是也得王距材之兵于此
隋於此置洛口倉胡渭刻程氏曰洛既北入河之南
洛之北其兩向而潁之乃言在洛水之南而潁水入河之
間之名潁水是其義之案杜云水曲流乃潁蓋洛水
自故洛陽城南東流至偃師縣東南折而北至鞏縣
東又北入于河謂曲流乃潁之也今案古之

與云古洛水在河南之府鞏縣北少東八里入河謂之
洛水今在汜水縣西北入河館多在洛水入河之
一案說文云潁水相入也

別子曰美哉禹功

注見河醴思禹功

明德遠矣

多也永賴

微禹吾其魚于吾与子弁冠冠端委以治民臨汝侯禹之

力也

注弁冠冠也端委禮衣之言今仍其服冠冕有國家者

皆由禹之力

釋文云升端委衣冠字正善我云冠者首服之總名
升者冠中之小別升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言
升冕端委擗平冠衣而言服處之禮衣端正無殺
坊曰端衣德之衣高而長坊曰委業正善我云論語鄉
黨非帷裳衣殺之鄭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
正幅也帷也帷裳左謂深衣制其幅縫者倍要禮
記深衣制短不見膚長不被土然則朝祭之服當
曳地服言是也李貽德云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
之裳不言之深衣等無辟積其當曰旁之衽須鉅裁謂

之殺朝服祭服表服皆用帷裳有辟積前三幅
後四幅有辟積也

于去盡之盡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注初起孟使算禹功

校勘記云北宋初釋文績作績用禮大司徒疏李善注
文選素衣序伯三國名臣序魏士衡五等論引傳
長二字惠棟云周禮宣王五年仍德故道及讀斷侈以
勢愈甚列子以治以子委趙孟故有是言有人城
郭言未聞焉鄭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亂是也
對曰老矣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旦一尸朝不謀

夕何由知其長也

注言苟免目前不能念長久

劉子婦以信王曰諺所謂老將去而老及之也

注八十曰老老之亂也

射義旋期和道不亂以老人閱歷多知又將不免昏

亂也詩曰偕曰未知亦早及老也

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所以主諸侯而倚於隸人朝不謀

夕商神

注言自比於賤人而乞恤民之心

去栗神人矣

注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

神怒民叛所以能久趙孟不復享矣

注言將死不復見明年

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子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注為此冬趙孟卒起卒

叔孫歸

注籛會歸

曾夫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

注恨季孫伐莒使已幾被戮

曾夫謂曾

注曾夫叔孫之家也

通志氏族畧云魯公夏少保封其子曲於郕之哀六年魯滅之郕太子平

注魯公夏少保封其子曲於郕之哀六年魯滅之郕太子平

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
內為甲也

注初受楚之戮是忍其外日中不出是不忍其內

阜曰數月於外

注言叔孫勞役在外數月

一旦於是席竹也

言旦及日中較之數月在外席竹是傷

費而別立廡而惡一蹶乎

注言廢言也立廡買求高麗利在不行惡禮樂之聲

釋文云
信或作

諸說文灌諱也

諸字是

阜謂叔孫曰何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不去乎乃出

見

注楹柱也以諭魯有季孫程屋有柱

言季孫程屋之柱屋不可去雖非謂季孫為魯之柱不

可去也

鄭徐吾犯之抹美

注犯鄭大夫

惠棟云廣韻吾字注云鄭公子有食采於徐吾之

鄉徐吾氏按此則子南子哲爭回姓以為室也果履

繩云案曰杜為昏犯告子產子產宜止之矣蒯氏族
略云成元年王師敗績于徐吾氏而茅戎之別則犯
將我種以此說殊是

公孫林之聘之矣

注林之子南穆公孫

公孫林之弟南穆

公孫里又使強委禽焉

注禽鴈也納采用鴈

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之政非子之患也唯所與犯
與子產使女擇焉皆許子產感飾入布幣而出

注布陳贊幣子智公孫里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起乘而出女自房觀之

昏禮女立於房中南面

曰子智信美矣抑子南女也

注言丈夫

公孫林之先聘故言丈夫犯男之美稱

夫之擇之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智怒我而棄甲以見子南

周禮考工記玉人疏云以衣裘若甲謂之玉裘

於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街擊之以戈

注街交道

說文之銜通道也去秋付曰及銜以女擊之今本作

擊之以女張有復古篇云銜通道也說文擊付云謂南

手北東面者有通相銜之本謂銜也子哲傷而歸告大夫曰我野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

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在楚也

鈞其子歸罪於林也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女皆好之

注奸犯也

畏局之威能其政尊其貴子其長養其親五在所以為國之令居在國女用兵馬不畏威之奸國之紀不能政也

注奸國之紀謂傷人

子哲士大夫女辟女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

事長也

注忌畏也

兵其從兒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忍殺宥女以達勉東

行乎無重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林於吳將行子南

詩黃柳等云行三放也春秋付曰子將行之

子產咨於大叔

注大叔游林之子

大叔曰吾力不能充身焉能充宗

注尤者也

彼國政也非私戮也子圖鄰國利則行之又何特焉田公殺
管官叔而蔡之叔

注蔡放也

釋文云止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蔡米音同字從殺
下米云捷蔡散之也杜義案禹貢云二百里蔡鄭
云蔡之言殺滅殺其賦古音蔡曰殺蔡亦五經文
字云蔡去秋付多借蔡字為之說文蔡付云去秋
左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之言放之若散米今蔡滅
殺後米滅二百里蔡謂法之與也蔡一也一名也

夫豈不愛乎王室故也吉若獲羅庚子將行之仍有於此

注乃二年鄭殺公孫里付

秦后子有寃於桓公二居於景

注后子秦桓公之景公母弟鍼也其權寃於兩居

二音語注云鍼后子伯申也楚語云秦微舒寃於桓景注

其母曰弗去懼寃

鍼弗去懼寃及後也杜言加戮
非是

注寃數也思景公數其罪非而加戮

秦印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

伯也

注罪失也

正義云釋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得曰
犯秦伯則鍼冠冠之之言其對兒力枉耳犯之罪也公羊
以為仕法者謂之奔左議秦伯不能容其母弟故謂之奔
又劉炫云奔在自宮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今鍼商
一音乃与母計議緩步而出突犯奔也仲尼既書為
奔何釋云罪秦伯秦伯不豫故鍼其弟不能曰不
之所致在富也度懼而去國犯其失兒之失誠不
自知度亦是其犯歸罪秦伯之言見犯耳
后子二音侯
注為二音侯設享禮

造舟于河

注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

釋文引李巡注爾雅云以其船而渡也郭云併舟為橋
公羊疏引着四說云以舟為橋諸其上而行也故曰造
舟言以舟為梁故謂之造也案今之渡船有聯比
數船加板其上以渡車馬即所謂浮橋也徐堅云在
清夏夏思津今蒲津浮橋是其也
十里舍車

注一舍八乘為八反之備

自衛及鋒

注衛鋒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

婦取酬幣

注備九獻之儀始禮自亦備其一故續送其八酬幣中

釋文云亦備本又作齊正義我云倍二十二年鄭字林云

為九獻知此備九獻之儀也每一獻必有幣車以隨之

后子從始自亦備其一以乃初獻以續送其八也飲酒之

禮主人初獻於賓之酌主人主人受賓之酌禮飲訖又

飲乃酌以酬賓於是乃成此一獻於酬之時始有幣以

初飲以到幣為酬幣也

終之八反

注每十里以八乘車為以次載幣於授而還不行至故

言八百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行

言秦鍼之出極在富以成禮故也敬於所赴

服虔云每於十里置車中車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率

每日行一百六十里謂從終向雍去而後還一享之間八

度至也案禮文昭之杜氏謂每十里以八乘車為以

次載幣相授而還不行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

正義從杜說服謂千里之路結四邊八反車志十日行一

百六十里計則一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足終將不逮

謂杜義為長案正義此說仍其輕脫不思其甚也

十里一乘一反二十里八反行百六十里故服以是為率也

以忽生一第六千里輕如嘲笑手其法至元某博會
崇祖之以運程夫十步下人負米四斗三十六人一里日
五百反力二十八里輕行在重行在半百里用三千六百人致
米二万石是即服氏之說而宋見此行者在正某必抑
之使不與杜氏並多見其古識也今案此即今俄羅
斯台車之法余自塔爾巴哈臺乘其台車至鮮米者
二十吾路程兩日可到即此法也
司馬侯向馬曰子之車亦於此身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
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注言已坐車多於出奔

女叔齊以告公

注女叔齊司馬侯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國令國天
所獲負也

馬曰中衣无咎左存手悔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昌歸

注問何時當歸

對曰誠懼選於公易居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
何也對曰吾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乃一世也道國未艾也

注艾能也

國於天地有与立焉

注言其輔助之在也

五行志注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助由輔助相与共成之

不教世淫弗能禦也

孔子謂衛靈公無道而不表而此義

趙孟曰天下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

五行志注師古曰言當幾時也

對曰鍼聞之國之有道而年穀和熟

國語及五行志孰作孰之古孰之古文

天機之

注觀其佐助

鮮不五稔

注鮮少也尚能歷五年多則不常

案景公昭五年卒其亡正五稔也說文云稔穀孰也

秋行曰鮮不五稔

趙孟視之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注之陰日景也趙孟意直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

及誰能待五

釋文云之陰本上作陰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散歲而惕日

注敬通皆合矣注言不能久
其與樂所
說文云翫習厭也春秋何曰翫歲而惕日惕息也而悅字

注又云春秋何曰悅歲而激日晉語作悅日而激歲事

注云悅倫也激辱也說文悅字注當是引外傳

晉語云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向曰秦
尹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于弊邑必
辟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怒可以久乎對
曰鍼閉之國無道而年穀饑熟鮮不五稔
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子文子出后
子謂其徒曰趙孟其將死矣夫尹子寬惠以

郵後猶恐不及今趙孟相晉國以主法侯
之盟思表世之德歷遠年之教猶懼不終
其身今悅日而激歲急愉甚矣非死逮之
必有大咎冬趙文子卒

鄭乃時世之亂切

注謂杜之子南

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僂公孫
段印段游吉驪帶盟于闔門之外宋蒍蒍

注闔門鄭城之蒍蒍門外道各家之在焉明年子產

子皙罪稱蒍蒍盟起卒

初字記闔門引作闔門讀史方輿紀要云闔門在
宮北門堊隨世後世所謂後道云

公孫里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

注自於曰於六師故曰七子

子產弗討

注子產強討之與亂國

